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人生的枷锁

张柏然 张增健 倪俊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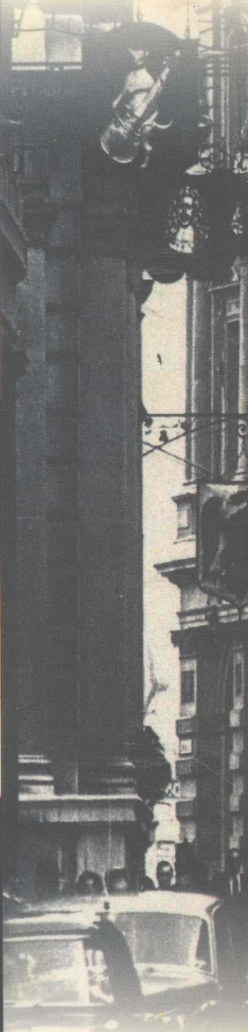
毛姆文集

OF HUMAN
BOND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下册



W. Somerset Maugham
OF HUMAN BONDAGE

Copyright by the Royal Literary Fun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版权属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所有。中文版通过
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与 A. P. Watt 有限公司商定。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09—1996—111 号

人生的枷锁

(上下册)

[英]毛姆 著

张柏然 张增健 倪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875 插页 4 字数 622,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27-2088-8/I·1226

定价：34.80 元

第六十五章

海沃德的来访，给菲利普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冲淡了他对米尔德丽德的思念。回首往事，菲利普不胜厌恶之至。他自己也闹不清，过去怎么会堕入那种不体面的爱情中去的。每当想起米尔德丽德，菲利普心中不免忿恨交加，全是米尔德丽德使他蒙受这奇耻大辱。此时，呈现在他想象中的是被夸大了的她人身、仪态方面的瑕疵。他一想到自己竟同米尔德丽德这种女人有过一段爱情味意的纠葛，不禁不寒而栗。

“这一切都表明我的意志是多么脆弱啊，”菲利普喃喃地说。先前那段经历，犹如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犯下的过错，过错之严重，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宽宥，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它从记忆中抹去。他对自己先前的堕落十分憎恶。这倒帮了他的忙。他象一条蜕了皮的蛇，怀着厌恶的心情，鄙夷地望着自己过去的躯壳。他为自己恢复了自制力而感到欣喜若狂。菲利普意识到，在他沉湎于人们称之为爱情的痴情之中的时候，他失去了世界上多少别的乐趣啊。那种滋味他可尝够了。要是那就叫爱情，那他从此再也不会堕入那张情网中去了。菲利普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告诉了海沃德。

“索夫克勒^①不就祈求有朝一日能挣脱吞噬他最诚挚爱情的情欲这头野兽吗？”他问道。

菲利普俨然一副获得了新生的样子。他贪婪地呼吸着周围

^① 索夫克勒(公元前 496? — 前 406): 希腊悲剧作家。

的空气，仿佛从来没有呼吸过似的。他象稚童般惊喜地打量着世间万物。他把那段痴狂时期看作是服了半年的劳役。

海沃德来伦敦后没几天，菲利普接到一张寄自布莱克斯泰勃的请柬，邀请他去参观在一家美术馆举办的画展。他带上海沃德一同前往。在浏览画展目录册时，他们发现劳森也有一张画参加了这次预展。

“我想请柬就是他寄的，”菲利普说，“我们找他去，他肯定站在自己那幅画的前面。”

那张露思·查利斯的肖像画被摆在一个角落里，劳森就站在这张画的附近。他头戴一顶轻便的大帽子，身着宽大的浅色服装。置身在蜂拥而来观赏预展的时髦人物中间，他显出一副迷离惆怅的神色。他热情地同菲利普打招呼，随即同往常一样，又口若悬河地给菲利普诉说起他搬来伦敦住下了，露思·查利斯是个轻佻的女子，他租到了一间画室，并因代销一张肖像而得到一笔佣金等等。他提议他俩一起用餐，借此机会好好叙谈叙谈。菲利普使他想起了他的相识海沃德。菲利普饶有兴趣地看着劳森面对海沃德的风雅的服饰和堂皇的气派有点儿肃然起敬的样子。

他俩奚落挖苦劳森，比在劳森和菲利普合用的那间寒伧的小画室里还要厉害。

吃饭的时候，劳森继续讲他的新闻。弗拉纳根业已返回美国。克拉顿不见了。克拉顿得出个结论，说一个人一旦同艺术家搭上关系，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脱离。为使出走顺利，弗拉纳根同他在巴黎的朋友们一个不落地都吵翻了。他培养了一种给他们诉说令人难堪的事实的才能，迫使他们以极大的耐心听他宣布说，他在巴黎已经呆够了，准备

去赫罗纳定居。这座位于西班牙北部、深深吸引着他的城镇，还是在他乘车去巴塞罗那的路上偶然发现的。他现在就独自一人住在那儿。

“我怀疑他能有什么出息，”菲利普说。

克拉顿就好作出人为的努力，来表达人们头脑里混沌不清的问题，因此，变态、易怒同他这个人就完全相称。菲利普朦胧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不过，对他来说，是他的道德行为使他陷入了困窘。那就是他的自我表现的方式，至于对此怎么办，他可心中无数。但是，他没有时间来继续他的思索，因为劳森坦率地把同露思·查利斯的风流韵事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她遗弃了他，转而同一位刚从英国来的青年学生打得火热，闹得乌烟瘴气。劳森认为应该有人出来干预并拯救那个年轻人，要不她将毁了他。菲利普暗自忖度着，劳森最感伤心的还是他画画的中途突然闯进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插曲。

“女人们对艺术缺乏真正的感受力，”他说。“她们只是佯装她们有罢了。”不过，他末了几句话倒是相当旷达：“话得说回来，我毕竟还给她画了四张画儿，至于正在画的这最后一张画儿，不能肯定是否还能画成功呢。”

这位画家处理他的爱情纠葛那样的漫不经心，菲利普着实羡慕。劳森相当愉快地度过了一年半，并未花分文就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最后同她分手时，心灵上没留太深的伤痕。

“克朗肖现在怎么样？”菲利普问道。

“噢，他算是完了，”劳森皮笑肉不笑地答道。“他不出半年就要死了。去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在一家英国医院里住了七个星期。出院时，他们对他说，他康复的唯一机会就是戒酒。”

“可怜的人儿，”菲利普微微一笑。他一向是饮食有度的。

“有一阵子他是滴酒不进。他还常常到利拉斯店里去，他可熬不住不去呀。不过，他经常只是喝杯热牛奶，或者桔子汁。也太没趣了。”

“我想你没有把事实瞒了他吧？”

“哦，他自己也知道。不久前他又喝起威士忌酒来了。他说他已经老了，来不及革面洗心了。他要快快活活地过上半年，到那时，就是死也比苟延残喘活上五年要强。我想他手头拮据，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瞧，他生病期间，连一项进帐都没有，而且跟他同居的那个荡妇使他吃尽了苦头。”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菲利普说。“我那时认为他简直了不起。庸俗的中产阶级的德行居然得此报应，真叫人作呕。”

“当然罗，他是个不中用的家伙。他迟早会在那贫民窟里了却残生，”劳森说。

菲利普感到伤心，因为劳森一点也没有怜悯之情。当然，这件事是因果报应，既有前因，必有后报，而生活的全部悲剧就寓于这一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自然规律之中。

“啊，我忘了一件事，”劳森说。“你刚走不久，克朗肖叫人送你一件礼物。我当时想你会回来，因此我也就没有托人带给你，何况当时我认为根本不值得这么做。不过，那件礼物将跟我的其余几件行李一道运来伦敦，要是你想要的话，可以到我的画室来取。”

“你还没有告诉我那是个什么东西呢。”

“哦，那是条破烂不堪的地毯。我想它值不了几个钱。有一天我问他，他怎么想得起来送这种破烂货。他告诉我他在鲁德雷恩大街上一家商店里看到这条地毯，便花了十五个法郎把它

买了下来。看上去还是条波斯地毯。他说你曾问过他什么是生活的意义，那条地毯就是个回答。不过，那时他烂醉如泥了。”

菲利普哈哈笑了起来。

“喔，是的，我知道了。我要来取这条地毯。这是他的绝妙的主意。他说我必须自己去找出这个答案，否则就毫无意义。”

第六十六章

菲利普心情愉快地埋头学习。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七月里他要参加第一次统考的三个科目的考试，其中两项是他上次未获通过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生活充满了欢乐。他交上了一位新朋友。劳森在物色模特儿的时候，发现了一位在一家剧院练习当替角的姑娘。为了诱使那位姑娘坐着让他画像，劳森于一个星期天安排了一次午餐聚会。同那位姑娘一道来的还有一位女伴。菲利普也应邀出席。这样凑足了四个人。他的任务是专门陪伴那位姑娘的伴娘。他发觉这件事并不难，因为这位伴娘是个讨人喜欢的健谈者，有着逗人发笑的口才。她邀请菲利普到她住处去看她，并告诉他她在文森特广场有几个房间，一般于下午五点在家吃茶点。他真的去了，看到自己受到欢迎而感到高兴，以后又去登门造访。内斯比特太太不过二十五岁，身材矮小，面貌虽不美丽，但是丰采却是很温柔可爱的。她有对晶莹闪亮的眸子，高隆的颧骨和一张宽宽的嘴。她脸面各部的色调过分悬殊，使人想起了一位法国现代画家创作的一张人物肖像画。她的皮肤白皙，面颊绯红，眉毛浓密，头发乌黑发亮，其效果有些古怪，还有点不自然，但决不使人感到不适。她

同丈夫分居，靠撰写稿酬微薄的中篇小说维持她和孩子的生活。有一两家出版商专门出这种小说，所以她能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这种小说的稿酬很低，写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才给十五个英镑，不过，她也满足了。

“这样的小说，读者毕竟只要花两个便士，”她说，“而且同样的故事，他们百看不厌，我只要换换名字就行了。有时我感到腻烦，但一想起我得付洗衣费和房租，还得给孩子添置衣服，我就又硬着头皮写下去。”

除此之外，她还到几家需用配角的剧院去寻找工作，借此挣几个钱。一旦受雇，她一星期可以赚得十六个先令到一个畿尼。可一天下来，却累得筋疲力尽，她倒头便睡，活象个死人。她生活道路坎坷，但能好自为之；她那强烈的幽默感使得她能够身处困厄之中，依然自得其乐。有时时运不济，她发觉身上分文不名，这时候，她那些不值钱的家什就被送进沃克斯霍尔大桥路上的那片当铺。在境况有所好转之前，她就一直啃着涂黄油的面包。但是，她可从来没有失去她那乐呵呵的本色。

菲利普对她过着那种得过且过的生活颇感兴趣。她絮聒不休地叙述她那怪诞的个人奋斗的经历来逗他发笑。他问她为什么不试着写些质量好些的文学作品。然而，她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天赋，况且她那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作品按千字计算的稿酬，也还说得过去，同时，这种作品也是她倾尽全力写出来的。她除了希望眼下这种日子得以延续之外，别无他求。她看上去没什么亲戚，几位朋友也同她一样一贫如洗。

“将来会怎么样，我根本不去考虑，”她说。“只要手头有钱付三个星期的房租，有一两个英镑买食品，我就什么也不想。要是成天想着今天，愁着明天，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情糟

到无可再糟的地步，我想总还是有路可走的。”

没多久，菲利普形成了每天都去同内斯比特太太共用茶点的习惯。这样，他带着一块糕或者一磅黄油或者些许茶点去拜访她时，她不至于感到难堪。他俩开始互换对方的教名。他对女性的柔情还不熟悉，然而对有人乐意倾听自己的苦恼，心里头倒是乐滋滋的。时光一小时一小时地飞逝。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欣羡之情。她是一位令人感到愉快的伴侣。他不禁将她同米尔德丽德比较起来：一个是愚昧无知且固执己见，凡是她不知道的东西，她一概不感兴趣；另一个是思想敏捷，才智洋溢。想到他险乎终身同米尔德丽德这样的女人缠在一起，不觉精神为之沮丧。一天黄昏，菲利普把他同米尔德丽德之间的爱情纠葛原原本本地讲给诺拉听。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这件事给他脸上增添什么光彩，而是因为他为能得到诺拉的媚人的同情而感到乐不可支。

“我想，你现在已经彻底摆脱了这种困境了，”他讲完后，她接着说了这么一句。

有时，她象阿伯丁木偶似的，滑稽地把头侧向一边。她坐在一张竖式椅子上，做着针线活儿。她可没有时间闲着不做事哟。菲利普舒适地依在她的脚旁。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这种心情实在难以形容。”

“可怜的人儿，在那段时间里，你一定很不愉快吧，”她喃喃低语，同时把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以示同情。

菲利普猛地抓起那只搁在自己肩头的手吻了起来。诺拉急忙把手抽了回来。

“你干吗要这样？”她红着脸问道。

“你不高兴了?”

她两眼熠熠闪光,对着他凝视了片刻,接着又嫣然一笑。

“不是的,”她说。

菲利普倏地跪立起来,面对着她。诺拉愣愣地望着他的眼睛,那张宽宽的嘴微笑着牵动着。

“怎么啦?”诺拉问。

“啊,你是个极好的人儿。你待我这么好,我感激不尽。我太喜欢你了。”

“尽说些傻里傻气的话,”她说。

菲利普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向自己。她未作抵抗,而是微微向前倾过身子。他吻着她那红润的嘴唇。

“你干吗要这样?”她又问道。

“因为这样舒服呗!”

她默默不语,但她那对眸子闪烁着温柔的光芒。她用手怜爱地抚摩着他的头发。

“你知道,你这样做太蠢了。咱俩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象朋友一样相处不是很好吗!”

“要是你真正想要合我的心意的话,”菲利普回答道,“你最好还是不要象你眼下正在做的那样抚弄我的脸颊。”

她格格一笑,但她并没有停止抚摸他的面颊。

“我这样子错了,是吗?”她说。

菲利普惊喜交集,窥视着她的眼睛。在这当儿,他发觉她那双眼睛渐渐发亮,含情脉脉,蕴藏在那对眸子里的神情使得他心荡神驰。他的心不由得一阵激动,热泪涌进了他的眼眶。

“诺拉,你不喜欢我,是不?”他问道,一脸疑惑的神情。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亏你问得出这样愚笨的问题。”

他猛然搂抱着她。

不一会儿，菲利普松开了她，向后蹲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好奇地打量着她。

“嗯，我简直发狂了！”他说。

“为什么？”

“我觉得太惊讶了！”

“不感到愉快吗？”

“太高兴了，”他叫喊着，声音犹如从心底迸发出来似的，“太骄傲了，太幸福了，太感激了！”

他拿起她的手，不住地吻着。这对菲利普来说，一种既坚如磐石又永不泯灭的幸福开始了。他俩变成了情侣，但仍然是朋友。在诺拉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因把自己的爱倾注在菲利普身上而得到满足的做母亲的本能。她需要有人受她爱抚、叱责和刺刺不休的称道；她有一种一心追求家庭情趣的气质，以照顾他的健康和替他缝补浆洗为人生快事。她深切同情他的残疾，而他本人对这一点异常敏感，因此，她本能地以柔情脉脉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他的怜爱之情。她还是个刚过豆蔻年华的少妇，健康、丰腴。对她说来，奉献自己的爱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她心境快乐，内心充满了欢笑。她喜欢菲利普，是因为他凡是听到生活中合她意的趣事，都同她一起畅怀欢笑；她之所以喜欢他，最重要的还是他就是他。

她把这一点告诉菲利普时，他欢欣地说：

“胡说八道。你喜欢我，因为我是个不多话的人，从不插嘴。”

菲利普压根儿就不爱诺拉。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她，乐意同她呆在一起，兴趣盎然地谛听她那妙趣横生的谈吐。诺拉帮助

他对自己树立起信心，宛如替他在心灵的创伤上涂搽愈合的药膏。他钦佩她有勇气，充满了乐观，大胆地向命运挑战。她自己没什么人生哲学，但讲究实际，不矫揉造作。

“你知道，什么教堂、牧师，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统统不信，”她说。“但是，我信奉上帝。不过，只要你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只要你有时还能够仗义勇为，拯人于危难之中，我就不信上帝还会想着你。我认为，人总的来说还是正派的，而对那些不正派的人，我感到遗憾。”

“那以后怎么办呢？”菲利普问道。

“喔，我自己也心中无数，你是知道的，”她莞尔一笑。“不过，我抱着乐观的希望。无论如何，我将不用付房租，也不用写小说。”

她有着女性所特有的那种在奉承别人时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的天才。她认为，菲利普自量无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便毅然离开巴黎，这是件果断的举动。当她热烈地称颂他时，他听得如痴如狂。这一举动究竟是说明自己勇敢呢，还是说明自己生活的目的摇摆不定，他一直心存疑惑。想到她认为那是英勇的表现，他感到欣慰。她大胆地跟他谈论起那个他朋友们本能地回避的问题。

“你真傻，竟对你那条跛脚如此敏感，”她说。看到他神情阴郁，脸涨得通红，她接着说：“你知道，人们并没有象你这样想得那么多。他们第一次见着你时才注意一下，以后就忘了。”

菲利普不愿搭腔。

“你不生我的气，是不？”

“不生气。”

“你知道，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爱你。我决不想使你感到不愉

快。”

“我想，你对我讲什么都可以，”菲利普微笑着答道。“我希望我能做些什么，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诺拉用别的办法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让他粗暴得象个狗熊。每逢他发脾气，她就嘲笑他。她使得菲利普变得更加温文尔雅。

“你可以叫我做你想要我做的任何事，”有一次他对她这样说。

“你介意吗？”

“不，我想做你要我做的事。”

他感到有一种要实现自己幸福的欲望。在他看来，诺拉把一个妻子所能给予其丈夫的一切都给了自己，然而他依旧可以自由活动。她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一位最娇媚的朋友，从她那儿得到的同情，是他从未在一个男子身上找到过的。两性关系不过是他俩之间的友谊的最坚实的纽带。有了它，他俩之间的友谊就完美无缺，但它决不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况且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他变得更加平静，更容易与人相处。他感到自己完全能够控制自己。有时，他想起在那逝去的冬天日子里，他一直为十分可怕的欲念所困扰，内心里充满了对米尔德里德的厌恶和对自己的憎恶。

他的考试日渐临近。诺拉对考试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他。她那急切的心情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使他感到非常愉快。她叫他答应立即返回，并把考试结果告诉她。他顺利地通过了三个科目的考试，当他告诉她时，她两眼热泪盈眶。

“喔，我太高兴了，那时我是多么的紧张和不安哪！”

“你这个愚蠢的小妮子，”菲利普喉咙哽咽得笑不出声来。

谁看到她这副表情会不感到激动呢？

“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她问道。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过个假期。在十月份冬季学期开学之前，我没事可做。”

“我想你将去布莱克斯泰勃你大伯那儿？”

“你完全想错了。我准备呆在伦敦，同你在一起玩。”

“我倒希望你走。”

“为什么？你讨厌我了？”

她笑着，并把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脸色很苍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好好休息一下。请走吧。”

他沉默了片刻，带着爱慕的目光凝视着她。

“你知道，我相信除了你别人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你总是为我着想。我猜不透你究竟看中了我什么。”

“我这一个月对你的照顾是否给你留下个好印象呢？”她欢快地笑着说。

“我要说你待人厚道，体贴入微，你从不苛求于人，你成天无忧无虑，你不令人讨厌，你还容易满足。”

“尽说些混帐话，”她说。“我要对你说一句：我一生中碰到一种人，他们能从生活经历中学习些东西，这种人寥寥无几，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六十七章

菲利普在布莱克斯泰勃呆了两个月之后，急着要返回伦敦。

在这两个月里，诺拉频频来信，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笔力浑厚遒劲。在信中，她用酣畅和幽默的笔调描述日常琐事、房东太太的家庭纠纷、妙趣横生的笑料、她在排练时遇上的带有喜剧性的烦恼——那时她正在伦敦一家戏院里一场重要的戏里扮演配角——以及她同小说出版商们打交道时的种种奇遇。菲利普博览群书，游泳，打网球，还去驾舟游览。十月初，他回到了伦敦，定下心来读书，准备迎接第二次统考。他急盼通过考试，因为考试及格意味着繁重的课程就此告一段落，此后，他就得上医院门诊部实习，同男男女女各色人以及教科书打交道。菲利普每天都去看望诺拉。

劳森一直在普尔避暑，他画的几张港湾和海滩的写生画参加了画展。他受托画两张肖像画，并打算在光线不便于他作画之前一直呆在伦敦。此时，海沃德也在伦敦，意欲去国外过冬。但是，时间一周周地流逝过去，他却依然滞留伦敦，就是下不了动身的决心。在这两三年间，海沃德发福了——菲利普第一次在海德堡见到他距今已有五个年头了——还过早地秃了顶。他对此非常敏感，故意把头发留得老长老长的，以遮掩那不雅观的光秃秃的脑顶心。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的眉毛俊秀如前。他那双蓝眼睛却暗淡失神，眼皮萎顿地低垂着；那张嘴全无年轻人的勃勃生气，显得凋萎、苍白。海沃德仍旧含混地谈论着他将来准备做的事情，但信心不足。他意识到朋友们再也不相信自己了，因此，三两杯威士忌下了肚，他便变得哀哀戚戚，黯然神伤。

“我是个失败者，”他喃喃地说，“我经受不住人生争斗的残酷。我所能做的只是让出道儿来，让那些宵小之辈去喧嚣，扰攘，角逐他们的利益吧。”

海沃德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失败是一件比成功更为微妙、更为高雅的事情。他暗示说他的孤僻高傲来自对一切平凡而又卑贱的事物的厌恶。他对柏拉图^①却推崇备至。

“我早以为你现在已不再研究柏拉图了呢，”菲利普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是吗？”海沃德扬了扬眉毛，问道。

“我看不出老是翻来复去地读同样的东西有什么意义，”菲利普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既无聊又费劲的消遣罢了。”

“但是，难道你认为你自己有颗伟大的脑瓜，对一个思想最深邃的作家的作品只要读一遍就能理解了吗？”

“我可不想理解他，我也不是个评论家。我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才对他发生兴趣的。”

“那你为什么也要读书呢？”

“一来是为了寻求乐趣。因为读书是一种习惯，不读书就象我不抽烟那样难过。二来是为了了解我自己。我读起书来，只是用眼睛瞄瞄而已。不过，有时我也碰上一段文字，或许只是一个词组，对我来说还有些意思，这时，它们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部分。书中凡是对我有用的东西，我都把它们吸收了，因此，即使再读上几十遍，我也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在我看来，一个人仿佛是一个包得紧紧的蓓蕾。一个人所读的书或做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毫无作用。然而，有些事情对一个人来说确实具有一种特殊意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使得蓓蕾绽开一片花瓣，花瓣一片片接连开放，最后便开成一朵鲜花。”

菲利普对自己打的比方不甚满意，但是他不知如何表达自

^① 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已感觉到的但仍不甚了了的情感。

“你想有番作为，还想出人头地呐，”海沃德耸耸肩膀说。“这是多么的庸俗。”

直到此时，菲利普算是了解海沃德了。他意志薄弱，虚荣心强。他竟虚荣到了这样的地步，你得时刻提防着别伤害他的感情。他将理想和无聊混为一谈，不能将两者加以区分。一天，在劳森的画室里，海沃德遇上一位新闻记者。这位记者为他的侃侃谈吐所陶醉。一周以后，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信建议他写些评论文章。在接信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面，海沃德一直处于优柔寡断、犹疑不决的痛苦之中。长期以来，他常常谈论要谋取这样的职位，因此眼下无脸断然拒绝，但一想到要去干事，内心又充满了恐惧。最后，他还是谢绝了这一建议，这才感到松了口气。

“要不，它会干扰我的工作的，”他告诉菲利普说。

“什么工作？”菲利普没好声气地问道。

“我的精神生活呗，”海沃德答道。

接着他数说起那位日内瓦教授艾米尔^①的种种风流韵事。他的聪明睿智使他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就，但他终究一事无成。直到这位教授寿终正寝时，他为什么会失败以及为什么要为自己开脱这两个疑问，在从他的文件堆里找出的那本记载详尽、语颇隽永的日记里立刻得到了答案。说罢，海沃德脸上泛起了一丝不可名状的笑意。

但是，海沃德居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书籍来了。他的情趣风雅，眼光敏锐。他耽于幻想的豪兴不衰，幻想成了他引以为乐的伙伴。其实，幻想对他毫无意义，因为幻想对他从没发生过

① 亨利·弗雷德里克·艾米尔(1821—1881):瑞士作家兼哲学家。